

關欄小品
飛雲憔悴夕陽閒

獨個兒像遊魂般回到圓亭子旁，那片可憐草坪，就像以往冬天的模樣——一到冬天，牠就很老！你們知道麼？我沒勇氣像以往般；懶得要命挨着圓亭支柱坐下來；因為我怕水泥做的橈冷。草坪雖然老，依舊准許我坐。其實，牠從沒反對我們坐的，不是嗎？我們生氣吵架，吵得氣憤就狠狠拔牠一把。我們誦詩誦得高興了，不知不覺又拔牠一把。但牠從不因此而生氣。牠知道我們是愛牠的。春雨後，牠青得更青更青，我們就連踏一下也捨不得。如今，牠老了，還帶了一面回憶顏色——奇怪！怎的我從沒為牠作過詩？你們呢？作詩？嘿！別提這笑死人的玩意了！那些整腳的詩，使我們都做過一個時期吟風弄月的詩人，使我們意氣得像飛雲。你們知道麼？那兩棵

影樹抖落了葉子，看來比從前更強橫了。一到冬天，牠總是滿面不體恤人家的神態，我覺得牠有些兒變本加厲！在牠底下一抬頭，就可以看到雲——我們歡喜的雲。我們會以為雲最有靈性，極度的自由，可以掃過天空，可以飛快的從天的遺邊抹到天的那邊，沒有一根繩子綰得住！不必老在地面上拖。其實，大概以往我們都錯了。今天，我一抬頭，卻只見雲被撕裂、破碎、然後被亂擲在藍得怕人的長空裏。原來，冬天的雲會這樣的。你們發現麼？還有還有，它在淒涼。當水點在她身上凝聚得太多，就挪不動，終於還是愁默默地投到厭煩的地上，幻化成一江春水（那算詩意點），或混了塵泥變成當人一提腿就濺得抹不清的泥漿。一下，變得令人聳悚的不自由。從雲變作地上的水，其間必定够多難受！一開始時，就該在雲和水當中，任選一樣，然後死心塌地去安份，不變來變去，那多好？為什麼我們從前

沒如此想過？大概想過的，但誰也不忍提起！噢！原來我拔得滿掌是老草坪的草。這壞習慣怎麼還扔不去。咳！該回家了。太陽早撫了眼睛。記得麼？這個時候的太陽，總是閒閒的，愛理不愛的臥向「荒山」。黃得熾着的光，迫出顯明的山痕，（只有這時候，獅子山使人看得很舒服、很有勁、是不？）真不明白，為什麼誰都說太陽代表新生力，雄偉，不需依傍。只是看看牠現在這個多無可奈何，多寒愴，又倦又惱的模樣，就該失笑。多可憐的不需依傍者！毫無目的，就是天由東爬到西，上來，下去。閒閒的，不知到何時方休！對於它，也該有些變化，如果太陽像雲般可以變成水，落到地下來，那多刺激？唔！它委實變不來。依然每個黃昏，無可奈何地挪動累贅身軀，投向荒山！

小思

走了！回來就像以往一般看雲、夕陽、和老草坪。你們此刻正幹着什麼？